

皇兩古

湖明  
穰

塵

紀  
雜談

錄錄略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皇明紀略

皇甫錄著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五

皇明紀畧

長洲皇甫錄

卷八十五

後湖志國初天下戶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八口計九百六十九萬五千五百四十八口計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國初田土計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千八百畝稅糧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石至弘治十五年田土計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七十五畝零稅糧二千四百四十八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一升如此則戶日衰而田愈少有司不察漏開冒報之弊徒為重役加派之徵無惟乎民之日困而偽

之日滋也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有神光  
燭天明日廟忽移置東路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元至正乙未夏  
渡江自和州取太平路丙申春取集慶路丁酉春取寧國路秋取  
楊州路戊戌春取建德路冬取婺州路己亥秋取衢州處州路庚  
子夏取信州路辛丑冬取饒州路壬寅春取江西諸路癸卯秋亢  
偽漢陳友諒甲辰春稱吳王湖南北江東西諸郡皆平秋取廬州  
路乙巳春取寶慶路夏取襄陽路丙午春取高郵淮安徐宿濠泗  
潁安豐諸路冬取湖杭嘉紹諸路丁未春取沅州路秋取平江路  
張士誠平冬取益都路及濟寧萊州東平由海道取福州戊申春  
即皇帝位南取建寧延平路北取東昌路秋克燕京元帝北遁

清中原夫下一統萬古帝王所自立之地穢于夷狄者百年一旦取而復之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試宋濂所謂二月會試畢三月太祖幸臨蒙八月駕旋九月廷試傳臚唱名於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錄序謂至甲子而始盛己丑春試會元黃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錄作程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觀即黃觀登科記作韓克忠雜志是年狀元福建陳郊太祖以一榜皆南人覆試得克忠以下皆北人故陳郊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錄不載狀元張信丁丑會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尹昌隆為狀元或云

宋琮陳知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為首陳都憲鳳梧言國初有詹狀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錄缺而國子監碑亦廢疑即是科也庚辰會元缺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為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胡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為第一永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元曾榮丙戌會元鄭文興吉安題名錄作朱縉狀元林環己丑會元陳遂是永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廷試狀元蕭時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擬之

太宗曰馬鐸氣象廣大林誌學問淵源當以鐸為首誌次之故馬鐸為狀元乙未會元洪英狀元陳循戊戌後皆有錄可考而永樂甲辰狀元初定豐城孫曰恭 文皇曰朕方用刑尚寬期無為而

化遂以無為刑寬為首曰恭第三水東日記謂臨汀張顯宗狀元及第前一夕高皇夢簷下有一釘掛兩絲墮地撫汀志皆載顯宗進士及第按顯宗當為汀之寧化人及按地誌作丁顯日記誤也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日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傳臚狀元彭時儒士榜眼陳鑑嘗為神樂觀道童採花岳正嘗為慶壽寺書記東里集載豐城朱善字倫萬初授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後至文淵閣學士不知是舉為何名莒州志載程瑗登洪武丙辰科進士任御史于賓楊睿登洪武己未科進士賓任給事中睿任中都國學分教則庚戌以後乙丑以前皆舉春試矣盧熊作吳郡志謂洪武四年金璫榜璫崑山人續志者皆以列於狀元施槃之前歷考崑志及訪崑之耆舊皆無所謂璫者練

安子寧作金川玉屑集有送花狀元奉詔歸娶詩亦無考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又有馬兒潑兒其後悉令歸宗周舍即沐英見史傳而功臣錄載朱文剛朱文遜亦皆養子文遜取無為州與守將花雲拒陳友諒死難文剛即柴舍與耿再成守處州被苗帥賀仁德等所害都指揮使徐司馬即馬兒都督僉事何文輝元帥世隆孫也即道舍 武宗時被寵遇者亦稱義子勇士教坊伶人多冒名其間不可悉數如朱寧朱安者宦官子弟也許泰江彬者武冒也周惠疇者中書也其與國初義子異矣

太祖吳元年八月命右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征張士誠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卿等討張士誠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斂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張母墓在盤門外人稱爲太妃墳百餘年無敢樵採者太祖之德厚矣弘治間一達官之子知其中有可欲恃勢肆奸盜發之得其金寶鉅萬益富橫吳中後屢爲人訟於按使竟以賄脫嗟乎太祖之法能行於草昧震蕩之時不能行于昇平安養之日能行於被甲荷戈之士不能行於世祿紈褲之子惜太祖嘗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爲官吏永樂二年李衡舉進士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敢違例干進上曰

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朕不爾罪宣德七年上命大學士楊士奇曰舜陟鯀鯀用禹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之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勅諭中許過犯子弟有文學才行者並聽舉用今刑喪過犯之禁當止論本身而官吏徃徃受制何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例

太祖即位追封繼祖為義惠侯妻婁氏為夫人繼祖蓋嘗割地以奠皇考妣者也

宣德元年以蘇松嘉湖諸郡多豪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槩參政葉春錦衣衛使任啓御史賴瑛按治之一時被沒者凡數十家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太祖之法弛矣

予在儀部得閱安南所進鄉試錄稱承宣使阮公正參議陶正卿洪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管內士試之制分四場一四書五經義二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井吳子盈范頌黃綸劉汝虞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范托後叙海東府萬寧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啓運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躬億兆君師之任首設明經之科以求鴻碩之彥其規模洪遠矣文皇帝克詰兵戎鼎新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時皇帝聖神文武奮發有為敷責前功規恢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

則我列聖德化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

憲宗賓天下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成化間楊文懿公守陳嘗具疏言國祚不可減建文中朝政與忠於所事者史官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緝疏未上公逝矣弘治時禮部主事吾蘇楊公循吉嘗遣子疏復建文廟號中沮近有革除錄板行天下然一時死義之臣漫不可考者亦多也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逮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二公皆湖人也

唐尉遲敬德與我朝常遇春俱封鄂國公謚忠武蓋不但勇畧之似而功烈亦相伴也

正統中民間有輸穀一千二百石遣行人賁璽書旌義之表其門太祖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宴歡甚誠其訓導子孫為善且曰濱淮諸郡尚多寇兵不宜遠出此與漢高過沛使父老佐酒事同而慰勉之意尤拳拳也

右副將軍李文忠獲元諸孫的買八剌等送京師獻俘太祖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商曾用乎但令服本俗衣以朝仍賜衣冠建第龍光山封崇禮侯

宣德四年都御史顧佐憲度嚴明有吏挾私怨摺佐賣放隸卒上命佐自治之且曰易被以給蒔薪不足為過也今京官俱給柴薪皂

隸銀兩疑始此

太祖嘗以太醫院使葛京山院判和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仕而以其子代職今太醫院官族得隸籍供事疑始此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度 孝宗極嗜之官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寶座後平臺間咨訪時事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制誥倪公岳戴公珊楊公守隨皆召自南都岳為吏部尚書珊為右都御史守隨為大理寺卿時戶部周公經禮部傳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鐸既而尚書許公瑾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張公敷華侍

卽王公鰲相繼代任一時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殆盡

國朝事蹟永樂間凡郊社慶成聖節 皇太后壽誕東宮千秋節祭太廟社稷先農皆賜宴今特慶成有宴 皇太后壽且賜麪聖節給宴賞鈔諸祀分胙而已

正德庚午大理評事羅僑疏請視朝經筵上大怒逆瑾欲腐僑曰使僑入內乃知從違之勢於是廷臣會議莫敢出言予奮筆草疏曰僑之輕言固迂妄當誅而僑之敢言則忠誠可憫舉朝稱善上怒亦解僑僅免官去

逆瑾時又詔餘姚人輕薄不許選京朝官有在任者皆調外後又詔下江人不得濫用

天順間李賢自郎署入翰林歷至內閣劉崇益自方面入為祭酒正德間劉宇自縣令歷都憲曹元自郎署歷方面皆驟至內閣王雲鳳自臬司為祭酒事同而公私異也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筵穿壁四句為字式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腰斬以徇經生信四明人時為翰林修撰

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于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見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隸翰林院命學士教之

國初李秉正犯罪免歸鬻其四歲女為資太祖命腐之以為不父者之戒見御製集

六科遇公事差遣除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

國王禮部請以給事中李貫為使內批還著李掌科去蓋指禮科都給事中李憲也瑾嘗以為皇門且曰爾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丕勉之當時以為笑談也

正德己巳詔問教坊童孺百人送鍾鼓司習技又詔天下擇其技倡優以進時廣平進筋斗色數人技巧絕甚瑾誅乃移檄止之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謙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瀛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醯醢果品俱用簇飭儻工甚費厨役恒苦之

孝宗察知其狀命改為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侈美也  
自後率以為例時予適為膳部員外郎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為武宗所眷得賜殊服優寵嘗奉  
勅祠于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自號雲樵尋被召用特賜  
堂名曰勉起中外于者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報以名香  
目曰雪中春信為朱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于憲廟任  
為中書舍人

禮祭社用上戊先朝偶以事遲至中戊遂因循之弘治間御史四  
明金洪疏其事洪素刻薄至是尤極矜肆將使禮官屈意上察知  
之視朝後召禮書張公昇於寶座後命止且揭帖陳所由以進洪  
疏免覆明日詔復上戊若不與洪者中外稱快焉

景泰間內閣商公輅等協府院奏西廠太監王盾年幼百戶常英奸  
惡肆志遂罷西廠至 正德間始復時又立內刑名廠逆瑾主之  
未繫一人而瑾事露首下焉若為瑾設者

仁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問又  
擢給事中何澄編修楊敬與儒士陳繼共事見繼送何序館在大  
內之西 正統初始革

朝廷缺經筵官內閣悉於翰林中選正統初 章后內批云如何不  
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于丹墀內同賦白  
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王涯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孫賢當廷試日上偶行至其處問其姓名對曰孫賢上因誦但願子

孫賢之句諸臣遂疑上注意於賢卒狀元及第矣

景帝即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祠

武宗時以工部尚書才公寬摠制三邊公率師大敗北虜乃悉命左右追襲無一人自衛者於是公平日所慢士得詐為虜伏兵執公殺之竟莫能寃徐參政翊時為西安守知其事

嘉靖初甘肅都御史許銘以減省軍餉被衆焚其廨宇而殺之大同都御史張文錦委參將賈鍵開白溝河鍵以苛刻為衆所殺文錦執其首惡將按之竟亦被害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水方合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揚

州之東如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漸臣民駭觀

武宗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達夜暢飲製數詩刻于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柩選番僧善呪者懺之

武宗嘗狎邊妓劉氏時稱為劉娘娘劉恃寵畧不以上為意苟有所忤輒稱病不起上為之失措然多所規輔如蘇杭之行決矣而劉以百計止之上幸鎮江劉輒先過江遣人促駕刻期以返於是衆不以為怨竟免於禍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養廉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拆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拆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餘皆拆色拆色以鈔為準米一

石拆鈔十五貫或二十貫鈔法不行不值一錢布一疋值銀不過五錢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養廉其何以使之不貪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文皇識也

都太僕言 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奇曰哥窑器可復陶否士奇恐啓玩好心答云此窑之變不可陶他日以問贊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 仁宗喜命陶之果成士奇不悅後以王弟汝嘉卒其子乞墓銘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禁林而長厚之德人於汝嘉無間言蓋亦為此而發也

太祖嘗以胡大海配享晉卞壺廟封楊國興為宜興城隍顯佑伯

太祖征陳友諒於鄱陽湖被圍甚迫介士韓成請服龍袍冠冕誑賊投水死圖解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有司歲時祭祀予觀授散騎舍人論者謂成與紀信誑楚事同而成之食報則異 文皇靖難時有一璫服建文抱帶赴火死此又與紀信韓成事同而其姓名無傳焉可慨也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虫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 惧自經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劉瑾擅政忌張永軋已乘逆鑄之隙命永帥師討之意鑄勢方熾永遽無功因可剪也未至安化鑄就擒永初出師奉勅乘馬由馳道上親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計其歸必復 由正陽門

入列衛校俟而擒之永竟入崇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語其  
洽永因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彼為天子  
必有安我處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陞下地耶上怒然已酣醉夜  
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閣門瑾以直宿閣中怒出不  
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狀命繫於萊園待罪  
明日下內刑厰又明日捕瑾黨俱下錦衣衛獄詔百官廷鞠瑾顧  
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若我反諸公宜皆知之衆惶  
汗歛避惟駙馬蔡公震禮書白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者乎命  
批其頰按以叛逆

正德戊辰廷試閣老焦公芳以其子黃中不得及第僅居二甲第一  
遂變制刻其所對策并刻三甲第一者是年庶吉士入院僅四月

而授編修黃中與吏書劉公字子仁力也踰年黃中出使特陞侍講後以瑾黨皆免歸餘多外補實黃中仁累之也

弘治乙丑春朝鍾新成而細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製五月上崩崩之日大風拆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者

正德初逆瑾等八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靜於內閣故諸臣得以實諫瑾察知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遣行復使人偽為衛校持旨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以為信於是偽詔斥內閣部寺科道數十人文士之禍始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也外雖和同內實相傾及瑾誅魏彬在司禮監馬永成欲易鎮守內臣勅仍與刑名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

議爾何敢專因毆彬二人訴於上兩罷之乃以張永管司禮監無何永為內官能茂奏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飽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谷為鼓也

王文恪公言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上命置酒於樂館集公卿大臣侍飲極歡東里公獨不豫是日一學士醉歸忘其帶詞林為賦醉學士歌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內閣謂之投獻殆亦制科之意後諱其名廢不用

洪武癸未 文皇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災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

三月殿試於是有前後甲申科之稱正德庚辰以武宗南巡故其年春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有辛巳科三科皆登極之年於運數使然

菽園雜記楊文貞公妻早世止一婢侍太后常召入內見其容服甚陋命嬪御為粧沐且賜衣飭笑曰楊先生當改觀矣

常遇春死子昇以罪謫戍廣西戴平巾肩輿呵從太祖令人往刺之昇覺乃自盡

李景隆初禦文皇既而降為文皇所薄舉家置獄中正統間始釋其後

正德十四年諫止南巡請戮朱寧江彬者俱被譴謫主事陸震行人李惠孟陽俱杖死

國初冬至正旦節百官皆賜宴 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有不  
安也乃命賜宴賞鈔今聖誕節亦以為例國初條例與會典差異  
靖難兵渡江吏部尚書張統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  
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脩者

正德間刑部吏有被郎中捶辱者乃指其盜易賊絹事訴瑾瑾按實  
曹臣悉被黜而擢其吏為刑部司務諸曹皆不能安張彩言於瑾  
改易州幕官

成化間朝行忽自相譖擾如有鬼物使之者而實無所見也上亟還  
宮竟莫測其故

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建文以讒言遣人困湘獻王于宮城欲執之獻  
王具衣冠赴火死門宮皆從之見解公縉所撰神道碑文

宸濠之叛也上傳旨云便着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揔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正德十四年三月兵部郎中黃鞏陸震奏為陳言圖治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等六事其曰名號指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也曰遊幸指上幸大同太原陝西榆林延綏諸處也曰小人指朱寧江彬奸狠傲誕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此始也二臣皆被責百數震死鞏罷職去彬使人追刺於途有管洪主事知而匿之給刺者已前往矣鞏得微行免於難嘉靖初詔起為大理寺丞未幾責傷之疾發卒

正德己卯逆濠傳檄有顛覆典刑壞亂紀綱朝儀盡廢廟祀不脩建寺禁中路處妓女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賊賤

靡不樂為蓋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東至永平諸處西極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穀逐諫臣以拒南遊之阻既奪指揮之妻稱為馬后又納山西所獻娼婦呼為娘娘等語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太慶法王命吏礼二部便寫勅鑄印與他時予為儀部郎中專印事

弘治戊午秋仁壽宮灾正德甲戌春乾清宮灾嘉靖改元夏日精門灾乙酉夏仁壽宮灾

古人謚必有議謚不當則加貶削我朝之謚國初猶存公道如魯邸曰荒伊邸曰厲是已其後惟官尊者有謚謚定無改奪者古意蓋蕩然矣又官由翰林方得謚為文而劉公球謚忠愍以其節也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邵文莊公寶

則翰林之制安在謚以易名故陳公文以翰林謚莊靖若尚書金公忠謚忠毅王公文謚文愍則易名之義又安在乎

嘗聞印綬監一老內使云國初鑄將軍印十六顆見行者十顆即征西征南征虜征蠻諸印是也餘貯御榻之側有事則請而行之又按條例國初鑄將軍印組有立虎伏虎單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則皆風字篆取其神速也

成化間山西陽曲王以敗倫肆惡問革為庶人求辨至百餘本皆被切責正德初逆瑾受賂銀二萬兩特旨云鍾鏞准復王爵自是求復者蜂起矣

弘治丙辰科道官交章極言皇親壽寧侯太監李廣事朝廷震怒悉下錦衣衛獄僅存三數人署事而已人皆危之翰林楊公守陟以

書厚諷屠太宰鏞乃協群臣力諍於是僅免

孝宗嘗罷朝宣都御史戴公珊於寶座後問近來御史在外多生事害人珊對曰有之由吏部所選也上曰吏部選在一時爾之教誨在於平日何得但言吏部耶今宜察其甚者一二人奏來處治自能懲百矣珊愧謝而退

孔廟去朝堂數里凡春秋祭皆在夜分時禮畢趨入朝稍緩即誤弘治己未刑部主事陳鳳梧奏言是祭丙而非祭丁也上然之命百官是日免朝著為令

朝制端陽節賜百官摺扇綵索寒至賜百官戴煖耳正德間以時賜百官穿紗羅紵絲

孝宗之崩病熱也院判劉文泰以熱劑進上過甚索水執不可闕臣

有進瓜者 上啖之僅能出言召大臣受顧命於是文泰下獄然  
僅謫廣西戍而死

國初太學成 太祖喜曰有倡者在此坐蓋言太學也時上偶坐廣  
業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顯貴視他堂特盛遂相傳為上言兆  
吳文定公卒後朝廷贈官議謚命祭葬仍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時  
公長子與已承蔭為國學生部以次子與進 上特改與為中書  
舍人而以與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群臣嘆服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  
寃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  
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寃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  
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闢也

京師祭孔廟先二日上御奉天殿傳制百官朝服侍班內閣臣受命攝祭鴻臚寺官二員導引至朝房齋宿次日詣廟祭酒司業迎至中道習儀止用鳴讚設樂而不作引官曲躬斜行如導上禮百官陪祭者列銜籍中謂之集禧簿予嘗三主其事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栢上遣禮侍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陞辭俯伏三叩頭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嘆其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捻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十餘人進馬報稱三千人太監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失利歸秋七月野仙等大舉入寇否泰錄言野仙求婚通使皆私許之因進馬為聘朝廷不知答詔無許婚意野仙媿怒於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既遣駙馬井源等四軍禦

之王振勸上親征至大同還駕八月十三日至狼山為虜所及至土木去懷來僅二十里以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遂被圍一五日英一北狩古襍錄言朱勇兵敗於鷄兒嶺駕駐土木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地至二丈餘無泉寇見不行退圍忽傳起營南行就水未二四里虜復進圍四面擊之二十餘萬人中傷者過半死者山積衣甲兵器盡為虜有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者也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蒲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慧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一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

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日殿基生荆棘二尺許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災而後九廟成揆之人事皆天數與

京師有崩侍郎衙衙崩為吳香山人斲工也永樂間召建大內凡殿閣樓榭以至迴廊曲宇隨手圖之無不稱上意者位至工部侍郎子孫猶世二業弘治間有仕為太僕少卿者今江南一工巧工皆出於香山近七陵九廟等功成工匠為卿者多矣而工曹亦被濫恩時謂工官轉遷何異斜封墨勅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未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曰於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

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之即傳旨罷彭官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爲之稱寃時陸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應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彭公爲兵部尚書云

正德間上命太監廖某鎮守河南等處訪察官吏賢否兼理軍民詞訟總督黃河一時鎮臣勅任鮮有比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巨闕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闕懼罪曲為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命製之樂章為李文正作也

逆瑾時文臣被關木之刑者不令坐卧不數日輒死山西劉御史澤被刑時夜有金甲神來伏於地令坐其背上又嘗以藥啖之邏校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揚州

成化間夷人於朝堂爭賞衆莫能止太宰屠公鏞時為御史奏曰夷人當宁喧譁似有不平合著通事查問既不失大體而遠夷亦知所畏上甚悅群臣亦敬服焉

逆瑾當國惧無以懲言官者大學士焦公芳進計曰文臣所惧惟杖責耳於是首木笞捶之法日熾後悉以為例

永樂二年曾祭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文皇御批祭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顯良哉批述曰瓌偉

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  
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尔第三勉其  
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胤  
裘為私礼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  
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殆於於是土木之忿少雪事隱鮮有知者  
近出於胡氏子孫而郭郡倅汝載為予言之郭胡至親也

汝載又言忠安奉使於外遇上酋以櫻桃三奩來饋公問所欲曰求  
洪武正韻耳公與而却之 文皇使人覘知之公還因濶問曰櫻  
桃小物道渴中何却耶公曰因求書故却耳 文皇嘆賞久之  
高皇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

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七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洪武三年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監察御史張敬之使勃尼國永樂五年命太監鄭和使古里國即西洋大國也七年使蒲刺加國十一年命陳誠子魯使西域歷哈密火州別室八里哈烈撒馬罕兒諸番又命和使古里歷占城爪哇暹羅啞魯蘇門答而南淳里榜葛刺錫蘭小葛蘭忽爾沒斯阿丹天方四十一國二十三年八月詔停止和與王景弘戾之二率官兵萬七千六百有奇船三十號太者長四十五丈會稽馬歡作瀛洲勝覽太倉費信作星槎勝覽宣德間將命使通西洋諸國會英宗踐阼不果

李文達公言宣帝上賓張太后即撤宮中玩好罷不急之務禁

中官差遣政歸臺閣委重三楊雖太監王振無敢專擅故正統數年天下休息人稱為女中堯舜菽園雜記謂諸事皆王振之功固不可知要當以文達之言為是

宣宗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不剪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永樂十九年四月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此殆巡撫鎮守之始

朝制大臣蔭子入監必奏行禮部覈其事行得實乃為覆請今悉歸之吏部 祖宗之法置不用矣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楊雄從祀而進董仲舒 太祖嘉納之至成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詔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

為建寧伯蔡沈為崇安伯貞德秀為浦城伯通行南北兩監并天下學校改正從祀

永樂己亥秋上以有司薦布衣艾瑛至見而奇之遽授浙江右布政使前此所未有也瑛字廷璽鳳翔隴州人

洪武癸酉崇仁縣令羅恢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語稱有若者四責宰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以宰予居兩廡公伯察沮壞聖人不宜從祀遽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奏不報恢字師聖永豐人任至國子博士見周叙撰恢墓誌

宋仁宗像真武我朝孝陵像文昌見劉定之贊

洪武元年春正月太祖即位祭告天地文其畧曰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戡定采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

也先袁州顧祥江州陳友諒潭州黃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  
荊州江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贑州熊天瑞辰  
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  
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蓋都老保等處之兵遂息民於田里解  
縉統論上功德其大征伐有四曰縛張士誠致陳友諒友諒為偽  
漢張九四為偽吳明嬰為偽夏方國珍為偽宋

閣老楊公廷和性度褊偏然能任大事武宗革命之日江彬在位  
天下事殆不可知而公獨能奮力殫智縛彬就獄以死奪冗官百  
人於豪強烈焰之中不一顧避於今上可為有定策功至議札不  
合為言官論列失意而歸每言革命之事未嘗不泣下霑襟也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

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允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允言而允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太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則曰朕本淮右布衣

景字書作昶永樂中崑山夏太卿景於文淵閣寫經文皇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因移日於永上故今書文從之天順甲申筮茂舉進士英宗不知其字李文達言音與陝字同因命改為陝國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為令

國朝吏部選官曰天選選之日上退朝立寶座後召尚書等官面命

國初定百官朝賀禮儀贊禮者山呼則曰聖躬萬福後三呼萬歲不知起於何時

洪武十八年設醫科尋止之至三十一年乃定制設官鑄印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諸道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今制新科會試舉人得給券乘傳蓋始此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朝太祖於至丙午秋即訪求遺書立國學以許存仁主之洪武二年立郡學八年立社學其視前代相去甚遠矣

欽天監每年二月朔進曆樣十一月朔頒中曆於諸王太統曆於百官進內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遜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屏議用紙數本色拆色併監收俱祠部官一員

輪往予嘗與之

宣宗製歷代臣鑒外戚事鑒二書既成即以賜勲戚臣俾聃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御劄付禮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并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凡言事謫戍者亦宥為民

交趾國王被繫入中國以詩謁藩臣曰吾入中華太邑州夷邦焉敢謁王侯可憐無主東隣客却作中原大國囚鴈過衡陽邊塞遠雲遮故里楚天愁有人問我家何在萬里長江不斷頭

國初徵經學士江右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人至是日大中奏文明之祥上悅悉授御史

成化壬寅八月 憲宗命監生楊祚軍舍孫知往昆陵段銓家取截

江綱盧岐僧院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書籍珍玩時敬之翼王千戶臣即王孳子誅索無厭江南為之騷動巡撫三原王公按其狀上之悉坐以法

成化癸卯九月十四日太監覃昌傳旨廣東韶州巡檢劉璋陞錦衣鎮撫仁智殿辦事儒士楊珪陞鴻臚寺序班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是時傳陞之濫非可數計偶閱王公奏議論邵義事特識其一耳

安南國在漢為交趾郡國初其主陳日烓奉貢稱臣後陪臣黎季犛殺其嗣子煜而立己子蒼為王使易姓名朝廷數遣使誨諭弗悛乃命將臣朱能張輔討之以父老言陳氏夷滅已盡願復交趾為郡縣詔許之見王文簡公平安南序今南都國學尚存交趾館又

聞朝鮮國李氏亦為陪臣所纂

永樂間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於碁呼為韓長 文皇與之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什地三轉而起之

國初選科道不限年歲成化間始定三十以上方與選若由庶吉士則二十五歲以大也

紀太后黜居吳后幽宮生 孝廟而卒吳后實有保抱之功年十餘歲 憲廟猶不知悼恭太子卒宦者張敏始言上即召見儀形器語不凡大喜送仁壽宮撫育 孝廟登極甚德吳后幾欲復之抑於仁壽一日皇城邏卒得吳氏姪所盜幽宮銀器 上親召問之曰娘娘所與自門隙中投出非盜也上見其貧 憐之復其官為錦衣百戶吳后賜加膳等於諸妃正德間吳夢劉瑾欲焚之以滅

迹執政曰吳嘗母儀天下若爾必大駭物情乃以妃禮葬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  
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視郡王各減半支後  
又以歲歉不給乃為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  
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祿米  
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  
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為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  
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  
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為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因辱則處  
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蹇忠貞公初名瑤登進士為中書舍人 高皇時奏事稱旨深見獎

賚一日問汝蹇叔之後乎御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近大學士張璉以避上嫌名請改名字敬上親字之曰懋功二公寵遇同而功德蓋不侔矣

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叅政未行胡文安公言於文皇曰郭敦有大臣体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見熨勞再四賜宝鈔襲衣明日陞禮部侍郎兼太僕寺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嘉靖壬辰北虜犯邊劉太卿榮言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戌生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国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晚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而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

必有所授之也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公鏞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之弟不當居輦下乃出為叅政遂條為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輔佐曷嘗有是邪

年號祀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蛮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以譏內閣也

仁壽太后之喪予時在膳部奉檄治喪事英廟山陵不與孝莊合多有議者奪於仁壽竟不行仁壽崩上召內閣屏內臣密語

以手畫圖示之必欲通壙中隔道合于一且曰此先帝意也可  
令禮部卜日行之無所避忌於是孝莊乃合英廟玄宮焉

李中丞充嗣巡撫吳中欲均田賦問其利害於一達官荅曰吾不知  
利害但聞國初有滕尚書者曾建此議高皇怒其變亂黃冊腰  
斬於市李公不敢更言均賦矣嘉靖間王守儀銳意均之節奉明  
詔不顧也吾長洲田畝均三斗七升水鄉下田十年不三四登者  
大受其害而高鄉腴田亦不為益何也文襄公之法四斗五斗額  
田半折白銀每銀一兩准來三石六斗七十而上全折花銀每銀  
一兩准米四石徵收之法先米白銀次之花銀又次之故民力舒  
焉今畝徵米二斗銀八分五釐准米一斗七升則銀一兩土折米  
二石又一時併徵民不堪命文襄之良法盡壞而美意亦不復在

民今計蘇州多米萬石以明詔之故不敢作正故有司徵收用新法戶部會計用舊額巡撫者亦不究其故上下相蒙以為利

孝皇時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變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召內閣曰陸偁為御史乃敢擅作均徭則例減舊制夫役劉公健對曰均徭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不奏請對曰多是革弊興利豈可罪之乎上曰已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懲今府縣往往違詔亂法更賦變徭刻為成書肆行於時漫無糾舉者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委任閹人之禁無之世以為怪或云本有此條因板在司札監削去耳閹人當刑無斬首惟剥皮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正統庚辰戶部尚書黃公福言天下學校宜得實才乃設提調學校

之官以憲臣為之賜爾書以行

正德丁丑浙藩林少叅塾莆田人錄革除間死事之臣刻之十得五六寧波郡守王公璉山東日照人聞變造戰艦將完 文廟已入寧波衛官械公至南京上問造艦何為荅曰由海道趨瓜州以截來路上義而釋之卒于林下先大夫帝言之惜少參不獲聞也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慧出昴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車駕北狩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用事 張太后朋權傾內外遂成土木之禍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為大學士在內閣吾蘇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袁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京師為之語曰禮部六尚書為黃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高皇推卿相聘儒士皆有勅今惟內閣吏部元臣降手勅而已國初命百官札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丞相餘官如之按漢尚右如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而其間或有因革耶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 朝廷祭門戶中雷竈井四品以上中雷門竈三神五品以下門竈二神命為令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文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俸當始此

高皇時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服其見私親尊長亦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別制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白襪烏馬佩綬其衣裳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用袂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去佩綬從之仍令如式制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祭家廟用之又議古祭享無上香之禮命罷之

洪武間以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命吏部精別賢否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職不稱者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今此制亦間行之然但以宴其第居上者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推演大統曆積分之數上進云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言有郭伯王者西安府鄆縣人也糧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教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上是其言翰林待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仇家所訟或以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

是謂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本無尊卑之嫌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欲以臣奏下群臣弛其禁上然其言今大明律中乃載若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不知朱善之言與頒律之時孰為前後也

遣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遣之

上嘗以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適符周元士之數改為元士繼又以六科為士之本源又改為士源後仍改為給事中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美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甕為同輩所發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

一豎有寵舉膳時或令匍匐作犬飼以為笑他日入光祿寺庖人誤污其履豎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豎涕泣求哀上大息曰法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罪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戚惡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和中外度其必有深禍早朝上忽問李夢陽事如何劉健疑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陛下有罪以開言路上作色曰夢陽為朝廷盡言孰謂狂邪健出不意慚感無地時中宮力請誅之上曰此直臣也何可深罪止令覆奏罰俸數月

學士張元禎進所著太極論上寘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聖性好學如此時語侍臣云人於身心當自檢束已不能檢而欲服人

其能乎

文恪公言 高皇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閻氏可沒入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於長沙將之國閻氏語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為汝忍死於此仇日當為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於宮中潭王來觀入止宮不以禮自檢歸國發兵反 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因擲於城外遂舉火闔宮盡焚携其子投隍塹而死 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 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除焉

太祖南都建文官開濟等宅甚宏麗因呼為樣房至今猶呼品官房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三年海運遼東以供  
軍餉 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粮舡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  
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  
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  
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  
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粮一百萬石由會  
通僨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

洪武甲戌五月兵部試尚書茹瑄奏禮庶子襲父秩止封贈嫡母所  
生庶母無封贈制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之秩

封贈詔從之後復以茹劉二公言宋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無正妻次妻並封者今議正妻次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有子次妻無子俱存未有定論上曰制封嫡母正妻所生則兼從宋制見行事例但嫡母在生母不得受封亡後始乞恩若父秩貴於子則以父秩封之

洪武丙寅命翰林院議軍官男姪替職襲叔伯職事及弟襲兄養子女壻承襲養父母封贈禮制事見條例但養子女壻事載功臣錄以後未有聞者

給事中寇瑊臨汝人仕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又著令不封贈父母不許先封妻室

中書舍人許應會試如弘治之屠徑是也亦許應鄉舉如成化之呂  
憲是也教官登第者尤多

歷代小史八十五卷終





兩湖塵談錄

許浩著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五

兩湖塵談錄

許浩著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隱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點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民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具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大

名府并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媯檀也今順天府并衡州永平河間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并亳州之地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洛慈也今澤州潞州順德府之地蓋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之允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燼而芟劉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万階也嗚呼万世之炯鑑哉

我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于內閣則為三公加于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也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太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鹵薄而今則專司馬政至于光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則止司供御飲膳中書舍人古涖中書省掌行侑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

今惟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深有未安嘗考典籍

洪武中猶脩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后遂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為考序而紀其大畧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大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闕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

吳淞則尾閘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脈絡也尾閘不泄腹且飽  
脹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故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礪則常  
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  
閘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  
永樂夏忠靖公治之

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

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

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

嘉靖中李尚書充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  
然凡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扶剔之蠹弊往迹且在有志經  
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臯言其中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且貧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于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愼情能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徃徃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李西涯閣老云 國家置直文淵閣事者近三十餘人此語在

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解學士縉胡文穆公廣黃文簡公淮胡  
祭酒儼金文靖公幼孜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  
陳尚書山張尚書璞苗學士衷高文毅公較馬學士愉曹文襄公  
萬張文僖公益陳少保循王少保王文通公一寧蕭宮師鑑江  
尚書淵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徐武功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  
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懿公原岳修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  
公安劉文穆公吉劉文和公羽劉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  
公華徐文靖公溥劉少師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若又繼是  
以後則焦少師芳王少傅鑒劉冢宰宇曹司馬元楊少師廷和梁  
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劉宮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宏蔣少保冕

毛少保紀賈少保詠桂少傳萼張少師孚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  
昂臣李少保時其止司 誥勅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公寬劉文  
定公春李宗伯遜學右少保瑋吳尚書一鵬也嗚呼天下之治亂  
係於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也

南京太平門有堤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玄武湖澄波萬頃右則  
鍾山蒼翠鬱鬱三法司在於湖之許去此一里餘漸就空曠

洪武初開國元勲多賜葬其地然祠宇之修置塋城之整飭者惟中  
山王一家而已其餘則穹碑尚在石毀成行而宰木不存蒸嘗無  
所殊為寥落甚則斷碑荒草于夕陽之間且鞠為畦圃併遺迹而  
亡之矣嗚呼功載旂常名存太室清廟侑享之人而百五十年已  
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佛廬金碧輝映此顧燕穢不治

則領留務職太常司獻納者不得不任其咎

袁忠徹尚寶太常丞玉子也相術名天下廷王能先識成祖于潛

卽用是貴顯于時其道貴賤禍福多奇中

宣德中四明陸司寇瑜方授主事往領牙牌忠徹以紙裹一牌授之  
既出展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  
當懸此耳後果然人益神其術云

駙馬鄒公景和京師人

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象嘗課  
以對聯句御溝水泮聞流水卽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期  
歲公主下世蓋其識云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為奴

有愛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盛美麗妾監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后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文入浣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也

國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而責成之

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不具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丹尔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安其後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多事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

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  
歛輿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王卿之譖于內衆為公  
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  
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尔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  
使陳公選道學名流

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  
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  
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人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  
罪疏入留中逮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選對上以疏  
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於培植愛護祖宗之恩至矣

彭司寇韶自在郎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  
俞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  
卿之言于上逮繫韶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鞠公  
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泣韶獄者曰  
尔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為小人耳遂為直其事于朝得還任  
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強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  
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

正統初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  
恭理獨不為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  
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

以張勢者何如也

王給事中徽在

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巨璫牛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出而禍已也數語切中時弊談者至今尚之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為宗伯時適慈懿太后上仙內旨不欲以之合葬裕陵配享太廟公時秉筆奏牘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慈懿之葬域遠典禮在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理而改正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憲廟卒從公議當時雖賴內閣臺諫為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寧伯雖尚權諂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褫爵家居后起廢為西陝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膏臆出奇取捷謀定后發莫測所何顛倒才智自為揀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寇都憲深

天順中視院篆剛悻自用馭其屬甚嚴一日歷事監生考勤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啓齒韓公雍時為僉院從容請曰題難你若加一善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且有裨

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賴爪牙之士宣力于四方然亦有  
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太祖尙西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  
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  
驚以為神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 成祖尙新城侯張輔取安南  
師過清光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逼  
遊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史冊光昭千古蓋與睢水之  
大風溇沱之冰合不多讓也

楊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為太守考績入京張芳洲贈  
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二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和易  
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于成今之為郡

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署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足取暮夜及門者縣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遽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閣此猶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浹劉司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二營軍士多彼占役勇士投充太濫冬營草場侵欺隱沒為言當宁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疏蓋恐權貴中傷之方將有所釐正而龍馭不乂上賓矣

正德中劉有謫戍之禍蓋媒孽于此云

李西涯程璽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螭蟬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李尚伏地徐

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遂封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俱鳴室  
鏹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湔羽  
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按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  
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大加稱  
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  
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  
正統以後之因襲也

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為司寇王恭毅公騷為廷尉二公  
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凡與人第庇之因而致死

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聞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臧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飢人多相公去行行仁政稱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為口實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辯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上謂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群臣叩首謝又問

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已諱

倪文毅公行狀有曰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疏令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予讀至此蓋每嘆馬公之失計倪公之得體而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二臬公集則知其人乃叅議郭公緒也其言曰迺西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益倡獫狁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孝

宗重用兵從之詔簡潘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察曹副使王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叅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千厓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況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深不可騎乃批荆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戛都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躓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瀨去金沙江僅一舍君爰以次手為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

持長槊勁弩露机而環之數重有諺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奈何久此君曰尔諺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為間耶因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後言者斬衆皆股慄君因賦詩見志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饋土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畧先叙其勞次伸其然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君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迺陞四川叅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鳴

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



古 穠 雜 錄

李 賢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  
編所選歷代小史  
及紀錄彙編皆收  
有此書紀錄本較  
佳故據以影印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三

古穰雜錄摘抄

李賢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某嘗欲從游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

歸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  
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  
其言識者韙之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哀  
戚之情甚畧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  
亦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  
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  
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

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不以爲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

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高如才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韞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韞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汗吏驚懼卽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汗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汗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  
免冠謝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  
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  
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  
來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  
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  
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  
初宣廟崩 太后卽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

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  
虛歲或者天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  
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罷劉觀遂黜  
貪淫御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  
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  
惟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  
貪淫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爲 上累釋  
之不能伸其激濯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  
以風疾乞歸賜 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

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鐮剔指甲失墜于地怒其鐮不得已而起座自拾鐮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鐮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卽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

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水方以擊之怒性旣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若有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爲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

不敢慢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  
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  
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  
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胡儼爲知人後胡儼歷官  
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旣而儼以病免 仁宣以來  
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  
士論兩高之 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  
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  
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  
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  
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  
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辯曰夷狄禽獸  
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  
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  
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  
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  
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又  
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

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皋陶爲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叅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旣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鮮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

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  
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  
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  
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  
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  
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  
可久官滿年六十有五卽抗章致仕而去于今果  
驗蓋知者嘗見于未然弘茂有焉爲人恬淡少許  
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心勝以故未至卿佐區區

獨加敬焉爲以贈其去至今不忘也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斂之貧不堪者甚爲所逼于是鄧茂七聚衆爲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自振專擅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没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

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滄没人  
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  
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  
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  
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  
報數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  
師親征明日朝罷使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卽行  
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  
謂虜勢猖獗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  
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

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  
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鼓卽虛驚衆以  
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  
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 駕  
文臣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畧陣明日當過雞  
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  
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衰氣無不切  
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粹而碎其首于 駕前  
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卽遣將領兵詣大同而 駕  
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

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鷄兒嶺胡寇千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

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  
一人與鬪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  
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餘萬人中傷  
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  
爲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  
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况 乘輿  
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爲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爲公位羣臣  
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卽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于撲滅 宣廟以此愈重

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勛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振專權視勛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于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于輔之昆弟輔旣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禍竟没于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爲人寡言咲瞽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

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鬪志人馬饑困虜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乘輿羈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今上皇帝以大弟卽位尊兄爲太上皇人心始安然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矣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上

從之人皆危懼善曰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  
于心安乎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  
將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  
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  
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  
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  
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  
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人獻策云虜  
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

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  
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  
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  
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  
去迸開數丈闊着人馬卽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  
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的弩弓毒藥  
最快若箭頭上擦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卽死今  
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  
者演習曾將有罪的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  
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

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躡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毒藥排于四層後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 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後某人怕 朝

廷疑恠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裸程若不信去撿他行

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的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拏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的上天發怒降災也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

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  
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  
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  
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  
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  
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  
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  
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  
着萬代人稱贊也先咲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  
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

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  
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  
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  
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  
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  
日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  
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  
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回而獵  
射獲一獐來獻受謝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

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  
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向非使臣負忠義之  
氣發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  
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  
于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于  
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  
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  
瓜不死洎 宣廟卽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

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  
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入材遂  
盛于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  
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構  
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  
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  
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爲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  
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  
官董璘亦進言願爲太常卿以事神順卽依振意

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猝去支解其體由是人  
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  
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  
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狀  
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猝之亂毆  
至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屍於長安門外恨者  
猶毆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爲中官沮之可爲附權  
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爲人倜儻豪邁不羣嘗爲河南布政  
臨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

部不刻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卽盛怒若不可解旣過或別事相合卽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但爲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摻得私物收繫于京後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解部猶報怨決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卿材大夫之流也

都御史洪英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爲文選主事辭藻新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未曾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泊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妄訐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

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旣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咲于譎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叅政布政侍郎俱纔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名拜地官輿論懽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過少變于前未幾以失囚左遷其學甚博爲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

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攜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問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陳鑑爲人忠厚端謹爲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餘年見其美鬚髯呼爲鬚子爺爺每還朝必遮

道送之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  
久旱至必得雨饑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恕  
流爲私恩同列少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  
志緩不失爲長者以疾致仕識者美之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  
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  
憚於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  
恠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  
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爲有神助  
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

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由偷惰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宦官王振捕之下獄捶箠幾至於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

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  
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  
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卽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  
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  
謀於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  
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矣又以書  
罵之埜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  
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爲  
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於土木士林惜  
之清議無所貶云 予榜狀元曹鼐爲人疏通俊

爽初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脩舉子業遂登進士弟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鼂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最詳殆及萬言遂爲狀元刊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霍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說詳大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於世

襄城伯李隆丰資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

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於王者雅重斯文  
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  
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  
之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  
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終於  
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輊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  
寒舟行忽落水卽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  
能出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只待舊衣之  
乾後爲御史獨振水蘖之聲用當道者薦爲浙江

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洎輓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菜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廩米時值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減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以此少

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旣而以臬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爲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真鳥中之孤鳳也

處士吳夢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教人舉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畢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

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卽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旣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糧于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詠物適興胸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

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  
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咲其迂曾見詠桃一詩云  
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趣夜來深  
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  
公皆重其爲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偉温州人魁梧端重爲御史有聲獲妖盜有  
功酬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賴  
闔省上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  
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  
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

後遷運使于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明創立學宮  
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第人  
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垂白在堂屢乞致仕兼以  
輭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終于任所士林  
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  
鑑自比而物形莫遁妍醜自分必詢訪于前方能  
如此自謂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  
輕重示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  
者自分寧失于寬况世無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

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  
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權無謗者  
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不能無愠也第以  
于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  
莫不鑒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觀冥行妄  
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何  
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  
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巢穴衣糧  
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

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  
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  
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畧必得軍  
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  
畧不較也不止于爲勇將而已威振邊夷西羌北  
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偉叅之名將抑其次  
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  
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服  
一出境邊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爲前驅負

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訟卒白其枉惜乎位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竒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竒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刼營胡人畏之呼爲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

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謫道取之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焉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爲給

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意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爲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于土木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戶部侍郎焦宏初父爲萍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爲恨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學求科目出身爲汝父爭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人榮之宏爲御史出色見重于

閣老薦副臬司尋遷方伯江西人畏而愛之及在戶部聲名益著爲人爽愷變通和氣溢于接談之際尤篤厚于鄉人寬亦繼爲御史宏子鈍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地閭閻無出其右也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爲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爲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名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平矣初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爲確論且載縉傳文貞於本朝爲巨擘側於宋

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不以造門者舉之甚至入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胡願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在鄉猶倚當道友聲勢自尊宦其地者避之不較其于詩文有作卽刊况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輩俱在朝惟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爲贊繫于衣帶自縊于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于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畱于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事若藩臬  
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  
必以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卽改之子稷得  
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  
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  
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卽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  
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  
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  
良助之爲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數十惡不可  
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尤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流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黜爲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

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卽差人逮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就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肚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

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  
曰數年已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卽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  
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  
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 文廟卽命草詔乃舉  
聲大哭曰將何爲辭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卽投  
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  
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業于宋景濂其文章  
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  
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  
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  
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  
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  
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  
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  
寇首思人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  
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  
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搔擾軍民罷弊殆不可  
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

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予在驗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名西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無他卽是求知旣而以事相關入閣問知其名因話良久未幾孔目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嘆曰我不識此人異予一見竟不往與王文正惡

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爲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  
卽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  
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  
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旣  
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  
不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爲其父作墓  
誌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  
分之一求于東楊卽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見西

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爲誌何也曰汝安得知  
彼曾祖吾爲墓碑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  
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  
復爲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所以發  
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于  
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爲哉予因思唐之張說愛姚  
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爲稱許之辭于碑蓋有愧于  
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  
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卽回凡議事未嘗不

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內臺審廉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

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  
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  
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  
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  
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  
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  
于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  
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蹇滯  
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  
仕卽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  
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  
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  
休息頗有力焉至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  
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勅方面  
風憲郡守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  
書郭璉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  
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  
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

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

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亾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正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卽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于對君之禮然待諸生少恩病者必以爲詐務出而驗之因而亡者亦不恤也以故諸生一登仕途必遠之遇諸途若不

識也徒悵恨而莫能自省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  
文或盛設延賓旣罷必留敬宗再飲至酩酊猶自  
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  
稱爲第一旣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  
好事者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  
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  
統十四年 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  
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于擢用人才之  
際詭譎之跡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

固位奈何攻之者衆目爲奸邪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美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蹕而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資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爵祿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憚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咲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誥迎

于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  
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歟是翰林  
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林先生果不  
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  
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恚強爲咲容而已

吏部侍郎洪璵接人疎慢好褒貶人以求學自負大  
言不慙自矜其高初爲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  
西楊學士大言其設法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  
薦爲侍講與經筵洎吏部侍郎缺力薦璵衆知不  
可莫敢抗旣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

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沒遂鬱鬱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爲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末樂以來巡歷廣東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臬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叅軍務往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爲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數求精務充國課商貨微矣民

或因弊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接  
下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  
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  
爲侍郎往任之忱爲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  
深長一切破崖岸爲人虛心訪問兼米衆論不一  
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  
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于諸省朝  
廷每勞其能亦善于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  
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往

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叅政鐵鉉初爲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訐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叅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而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

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  
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詈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  
撓者惟鉉一人而已平氏有愧焉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  
吻勅羣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攬之怒以錦衣  
衛指揮馬順爲爪牙令以他事牽之 陛前猝去  
球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訖 太祖太宗遂支解  
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冤附順子數順之罪  
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振旣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如  
懼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  
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  
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大喜以爲敬已待之甚厚  
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爲慢已必

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爲常初惟  
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  
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  
不見以百金爲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  
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

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堤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于此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羨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驗封主事人以爲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爲之先容者已而察知出于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璉侍郎鄭誠命予作詩以嘉禾爲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如也旣又查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爲人如何予不知也命下之目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與富貴氣像之

人並處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持彼亦不敢慢焉  
文選郎中吳敬自重自高闔部官僚莫敢與之抗  
禮而効勤諂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諂不  
慢久之反重予爲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  
凡百專取利予見其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  
已源恣氣乘之予處之安然已而勢去却相親厚  
予亦處之如常予每自謂未必于已無益也蓋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動心忍性之意且因此  
以予爲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稱正孟子所謂不  
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仍從吏部自權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爲一帖御史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方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于人耻爲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

人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曾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論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

遂轉兵部遷文曜于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  
儉邪賴于謙力保薦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謫  
當時以文曜爲于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  
文曜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  
行坐不離旣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  
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以爲無用腐儒  
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老先生君子儒也  
可敬可愛每經筵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  
數盃及文曜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如  
何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

意耳予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臥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臥必不肯爲後漸聞其所譖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曜亦有代爲之意謙蓋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內閣翰林黃諫卽來見予曰恭喜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準問王嘉祐外議如何對云丈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卽入相天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君

臣寧若魚之有水乎準服之以爲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爲內相時事如此入閣何爲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因上欲將通誌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闔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于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于是爲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

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鐸乃曰旣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辭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于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于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

二日又駕其說于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  
拏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  
輩白于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  
輩爲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  
不過因于謙平日爲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  
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  
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  
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  
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  
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

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禎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禎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禎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于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于是假以外僚陳奏請易太子乃會文武羣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爲不可者卽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卽以

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于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爲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遣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正本十策且乞留中朝夕省覽少助身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侃因災異上言近日李某所言有關 聖躬畧不省覽

無恐懼修德之實災異疊見殆由于此覽此奏却將予奏疏取入謄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楊寧見之嘆息一日見予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乃逐條爲前件以爲當留意行之本部尚書何文淵聞之求稿一看曰忠鯁之言也少保于謙見之曰人所難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曰聞其題目知爲至論矣後頒君鑒于羣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最切要者乞體而行之景泰覽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爲中官王誠曰欲上學此數君耳乃領之但流于荒淫不復介意

士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禎素行持公者少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禎遂改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意遂以有禎爲改常從而媒孽其短者甚衆向使素持公道豈有此乎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日覆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皇明紀略及其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